

雪飘无声

王振国的故事

柏建华◎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雪飘无声

王振国的故事

柏建华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飘无声:王振国的故事/柏建华著.

-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12

ISBN 7-80153-609-6

I.雪…

II.柏…

III.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8150 号

书 名 雪飘无声——王振国的故事

著 者 柏建华

责任编辑 杨忠诚

市场策划 吴强华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邮编:10073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字 数 280 千字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75

印 数 30000 册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53-609-6/1·048

定 价 23.80 元

著作权人声明

本书未经著作权人书面授权和许可使用,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仿制,或改编影视、广播剧和连载、连播等。如若发生侵权,著作权人将依法予以追究。

目 录

引 子	寻找王振国	1
-----	-------	---

上部 大山之子

第一章	大山的馈赠	11
第二章	命运的承诺	20
第三章	脚下是深渊	39
第四章	离奇的颠倒	58
第五章	年关的滋味	65
第六章	心灵的漂泊	71
第七章	炼狱——一九八六	80
第八章	位置呀,位置	87
第九章	给我一个空间	95
第十章	名利场	104
第十一章	激流无退	110
第十二章	雪飘无声落有痕	125
第十三章	感谢风雨	136
第十四章	新星瞩目时	149

下部 我心飞翔

- 第十五章 遥远的回声 157
- 第十六章 圣加伦,中国人 164
- 第十七章 第一桶金 170
- 第十八章 山外面是什么 177
- 第十九章 珠海风景线 185
- 第二十章 白天不懂夜的黑 191
- 第二十一章 十年磨一剑 199
- 第二十二章 上海,我来了 206
- 第二十三章 王振国大夫 211
- 第二十四章 希望的“囚徒” 226
- 第二十五章 为生命喝彩 240
- 第二十六章 海那边的日本 255
- 第二十七章 “天使”的声音 266
- 第二十八章 爱的第一课 281
- 第二十九章 经营思想 294
- 第三十章 我骄傲,我是“振国人” 305
- 第三十一章 野马无缰 317
- 第三十二章 永远在路上 331

尾 声 我的百合岁月 347

后 记 352

寻找王振国

这是北方一座美丽的山城，四周群山环绕，犹如一道道坚实的自然屏障守护着，任它安静地卧在长白山脚下。它的南北两旁，鸭绿江、松花江彼此约好似地结伴平行而过，没有波折的水流是留给它“山青水秀”美名的不事雕琢的注脚。它就是通化市，坐落在吉林省的东南端，长白山主峰的西南部。虽然，地处市区有着神话般美好名字的玉皇山，巍峨峭拔自成奇峰，山脚下却别是一番碧波荡漾、山石倒映的风光——清清澈澈的浑江水，绕着玉皇山南麓而过，宛如一条长带，飘忽穿越市区，潺潺西流，又追赶着母亲般温和、慈爱的鸭绿江去了。

它太平静了。一向平静的北方山城，注定有一天不会再平静。小小的山城通化一旦平静中掀起波澜，就注定要卷起重重漩涡。

这是1990年2月即将结束的一天。像是积聚一个漫长冬季的寒冷和干燥终归要燃烧一样，像是暗角覆盖下的定向爆破一定要指向适宜的时间一样；“尤里卡”——一个来自异国的词汇，一个让许多人清楚许多人迷茫甚至许多人全然不知的词汇，近日成为通化这座不大不小的城市的热门话题。街谈巷议，聚餐聊天，很多认识不认识的人凑到一堆儿，很多老年年轻、男男女女走到一块儿，

说着谈着，话题自觉不自觉地聚焦到一个人身上——王振国。

“说他呀，我认识，很不错的一个小伙子。刚刚给亚运会捐赠了十万元。准。报纸上登的。”

十万元？那才是小数。说不定赚了多少万呢？才捐出这么一点点儿！告诉你，那小子现在可发了，比当年的地主还地主呢！”

“可不咋的，人要是有钱真了不得。有一天晚上小偷去他家，王振国发现了，怎么说的？你出来吧，也知道现在企业亏损，挺困难的，给你两万，先花着吧。”

“可你知道吗？他那些钱哪里来的？听说获了个尤里卡奖，不过，现在什么都堕落了，多大的奖，只要走后门花钱都能买到。”

越说越玄，越传越神。

有一天，工商局查获了一个烟贩子。只见他把一个小皮包死死地抱在怀里，十分神秘地说：“什么地方都随便你们翻，就是我这个包不许看，我这个包里装的是天仙丸秘方，王振国那个方子是不全的。他和我以前是好朋友，一次请我吃饭把我灌醉了，就把方子偷跑了，但他没有抄完全，我最近正在找一个厂家生产呢。不信，我哪天去法院，看我怎么告倒他！”

可是，也就在这一天，王振国接到一封信，信是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一位肺癌患者写来的：“我的儿子才出生八个月，可我生下他却不能够抚养他，这是怎样的凄惨和痛苦啊！王所长，我在《人民日报》上好不容易才寻找到你的通信地址。求求你，只要你能帮助我活过六个月，听儿子叫我一声‘爸爸’，我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还有一封信，是一个叫王秀秀的小朋友寄来的：“王叔叔，听爸爸说我和妈妈得癌病死的。我只有两元钱，寄给你用来研究天仙丸，救救那些正在得癌病的妈妈吧！”奇怪的是，这个信封上的收信地址只写上“通化市”三个字。这奇怪吗？——在通化市，只要有“王振国”三个字，就意味着无往不至的信鸽！

这样的寻找还将有多少？

这样的议论还会有多少？

雪下起来了，来得悄无声息。这是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依依惜别的雪花，细碎匀称地飘然而落，无言的湿润中为大地铺出一层薄薄的洁白。就在这个时候，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也悄无声息地驶进通化，径直停在胜利路 77—1 号——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楼前。

从车上走下一位四十多岁的韩国客人。他跟陪伴身边的翻译耳语了几句，然后沉默地伫立车旁，仔仔细细端详起眼前的这幢大楼来。

这是一幢仿古传统风格与铝合金结构现代技术相结合的中西合璧的建筑。乳白色的楼体镶面与棕红色琉璃瓦闪檐浑然地融为一体，神秘中透出几分清新，明快中含着几分古朴。客人赞许地点头，又不动声色地将视线转向周围。很快的，他明显感觉出这幢大楼与周边的环境并不和谐，强烈的反差显得它太耀眼了，也太傲然而独立。尤其是研究所六楼顶端悬挂着的那面天蓝色的旗帜，旗帜中心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利剑，正笔直地刺向象征着癌症肆虐的坚硬的“蟹壳”——在这个相对闭塞和淳朴的山城，究竟有多少人能读懂这其中准确的含义呢？

可客人饶有兴味地一直注视着这面旗帜。因为这就是他风尘仆仆此行的目的。他是韩国一家医药公司的总裁。他从海外的报纸上知道了王振国，知道了天仙丸，知道了尤里卡获奖。商业的直觉和市场的判断，使他的眼前霍然一亮。他这次的通化之行目的很明确，洽谈购买天仙丸专利。他在心中不知计算了多少回，他的最后出价也很明确，三千万美元。

他很自信地将目光最终从楼顶移开，然后用手整理一下略带卷曲的头发，微笑着快步踏上楼前的石阶，轻轻地推开眼前的这道门——这位神秘的韩国“不速之客”，走进这幢大楼的第一句话：

“我找王振国！”

……

王振国在哪里？

让我们暂且将镜头往后拉回，三个月前，也就是1989年11月26日，从首都北京机场起飞，远越重洋，到了风景秀丽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时差，使得王振国一踏上异国的土地，记忆依旧停留在北京上空俯瞰巍峨的万里长城的一刻。

但眼前毕竟别是一番绮丽的异国风情。气势恢宏的布鲁塞尔大广场，金碧辉煌的王宫，一座座比肩接踵高低起伏弥漫着中世纪神秘、典雅魅力的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和路易十四式建筑，还有令人忍俊不禁的“撒尿童子”铜像，和造型新颖别致、愈发显得傲岸不群的原子塔……如诗如画。不过，所有这些，对于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只能是“擦身而过”——穿过布鲁塞尔大广场，王振国依稀记得的只有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居住的“天鹅咖啡馆”，一道历史久远的铁门上装饰着的那只白天鹅，依然振翅欲飞！

王振国的最直接的位置在国际展览中心大厦。虽然，第三十八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强手如林，美、英、法、意……参展的十九个国家全部六百多个项目异彩纷呈；虽然，在1989年微妙的国际气候中，还可能偶尔有一片阴云袭来；但置身塞纳河畔的布鲁塞尔，呼吸着初冬来自大西洋温暖而湿润的和风，王振国的心头洋溢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12月1日，中国代表团进入展台。站在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下，三十五岁的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所长王振国，一身灰色的西服，红红的领带，显得那样的英俊、干练。就在前天，《比利时报》报道了“中国有一个天然植物抗癌新药参展本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的消息。此时此刻，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潮水般涌来，又瞬间分布为四通八达的支流。这时候，王振国时而微笑着向靠近展台的观众递上一页页宣传资料，时而指点着展台上各式各样的图片侃侃

而谈。与此同时，“操持着生杀大权”的九名国际评委也开始走向各国展台，进行现场审查和评判。

一位评委随手拿起包装古朴、典雅的“复方天仙胶囊”（从它问世到今天，在我国民间，人们都习惯地称它“天仙丸”）问道：“你研究的是一个抗癌药物吗？”

“是的。”王振国微笑着回答。

有的评委随即停下脚步，拿起展台上的资料翻了翻，也有的评委当场写下评语。一位比利时评委听了介绍后称赞道：“很好，用天然植物治疗癌症确实值得称道。”

但法国评委，似乎看也没看就走过去了。

王振国急了，忙拉住翻译：“快问问他，是不是忘看了？”

“不”，他摆摆手，“不用看的。中国的中药，在我们西欧国家是不被承认的。你这项研究不能参加评奖！”

“什么？”王振国赶紧追上一步，“请问先生，您刚才怎么能说中国的中药不能参加评奖呢？”

“我们不承认！”语气依然是那样强硬，还夹杂着一丝不耐烦。

此刻，王振国心头满是涌起的愠怒和不平，但脸上还是不动声色地抑制住这些，以他一向平静、谦和的语调叫住了就要转身离去的法国评委：“先生，请您无论如何都等一下，您能听听我的解释吗？”

说着，王振国赶紧走上前去：“尊敬的评委先生，您刚才的话，我们有些不理解。我想，我们所有的参展国家都知道，这次大会的通知清清楚楚地写着‘世界发明博览会’，而不是西欧或者说是西方国家的博览会。既然是这样，对待所有的参展成果，都应该用统一的国际标准来衡量，而不是以你们西欧、西方的标准来看待。因为，用西方的评价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明成果，这在‘世界发明博览会’上是不公平的。我们来到这里，是参加世界发明博览会的，而不是参加西欧博览会。如果是那样，我们中国人就不来了！”

“第二，我们这项成果在中国经过十几年的研究，而后进行了大量的科学实验和临床验证。并且早在1986年，在美国国立肿瘤研究所作了总共十种癌、四十八个瘤株的实验，结果表明此药有明显的抗癌作用，并且在美国申报了国际专利。在这之后又在美国进行了两年追踪化学分析研究，结果分离出天仙胶囊的主要有效成分。用其有效成分再次进行细胞毒实验，结果还是证实有效。所以，我们这项科研成果，并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说有效，而是早就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承认。”

“噢？噢！”体态魁梧的法国评委，这时候傲慢、威严的神态渐渐消失了，脸色从迷惑转为惊异，又从惊异转为探询，“噢，请接着说下去！”

“那好，请您再看看这些片子。”王振国不失时机地把一叠各国患者寄给他的服用天仙胶囊肿块前后对比的片子，递给了法国评委。“还有，这些是来自不同国家的癌症患者的来信。我们这项研究，在没有参加这次评奖以前，便已经得到了世界三十多个国家、二十多万患者的承认和应用，这项研究成果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光明的，请你们给予考虑。能不能评上奖，我们中国人不计较。但如果认为连参加评奖的资格都没有，先生，我觉得这未免太遗憾了！”

据理力争，丝丝入扣。法国评委吃惊地不得不重新打量起面前这个英俊、干练的年轻人。

“好。那你能够把你的全部研究资料都拿给我们看，把在美国承担实验的人员的名字告诉我们，并请他们马上发来传真，好吗？”

“可以。”

“还有，我们需要请医学专家对你这项成果做出全面的评审。”

“可以。”

句句简洁，句句有力。王振国相信，科学是神圣的。在神圣的科学面前，是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偏见的——当然也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退让与妥协。

1989年12月7日晚7时,国际颁奖仪式厅。差10分钟,王振国才悄悄走了进来,悄悄地寻到后排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坐下。

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出奇地静。只有一架架照相机、摄像机的镜头急不可耐地张开着,在等待,在寻觅,在大厅里五六百颗智慧的头颅间捕捉着——那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最为骄傲、最为荣光的一瞬。

当大会评委会主席用英语宣布获奖名单时,王振国听清楚了,第一个便是自己的名字:王振国!

王振国还是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分明听清楚了,不知道是谁最先喊了出来:“咱们中国人获奖啦!”

掌声,欢呼声,赞叹声。

这时候,王振国的脸上挂着淳朴而又充满自信的微笑,迎着周围一道道赞叹的目光,他沉静地迈过通道上如织的电线,匆忙中没有忘记把灰色西服上衣的扣子系好,就这样一步步地走向颁奖台……

鲜花与荣誉,隆重地将一个普通中国人推向世界!

王振国发明的抗癌中药“复方天仙胶囊”,一举荣获第三十八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惟一的“世界个人发明最高研究奖”。并被授予“军官勋章”、“骑士勋章”和“比利时王国荣誉奖牌”各一枚。这是中国自1986年参加每年一度的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以来获得的最高荣誉!这是中国人在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拿到的第一个“世界个人发明最高研究奖”和“军官勋章”!

大厅里沸腾了。“中国,中国!”“中国,振国!”“振国,振国!”“中国,万岁!”……此起彼伏,有节奏的欢呼声与中国人的热泪融成一片。各国科学家也纷纷向这位年仅三十五岁的中国人涌来。

国际发明家协会主席冯·勒摩特尔博士将“世界个人发明最高研究奖”证书郑重授予王振国,又把两枚金光闪闪的勋章挂在了

他的胸前，然后紧紧握住王振国的手说：“你是我发奖以来第一个这么年轻的科学家。祝贺你，祝贺你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贡献！”

王振国两眼湿润了。

任镁光灯四处灼人的捕捉，任震耳欲聋声浪的包裹。这就是我吗？那个沿着沟沟岔岔的小道进山采药的孩子；那个在刺骨的严寒里，被县城医院的大夫恶狠狠地赶到走廊的孩子；那个在通化卫校铺板上，睡觉脱衣服时不小心被同学们发现衬裤上花花绿绿的十九块补丁，而承受着嘲笑的孩子……是我？是我吗？——我是大山的儿子。我是从大山认识生活的。我是从风雪迷漫的大山走向苦斗——不，是中国，是中医中药从华佗、李时珍的时代走来，走向世界，走向这眼前光辉灿烂的世界科学殿堂的！

“尤里卡！”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在接受希耶罗国王关于检验王冠含金纯度的任务后，一度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坐到浴盆里洗澡时，他突然间意识到了可以利用浮力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后来的浮力定理）。一下子，阿基米德兴奋得从浴盆里跳了出来，连衣服都忘了穿就冲上大街，一边跑着一边如痴如醉地喊着：“尤里卡（我发现了）！尤里卡（我发现了）！”

“尤里卡”——一个人类探索者“发现”的故事。

这本书所要讲给读者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发现”的故事。一个年轻人，义无反顾地闯进陌生、神秘和黑暗的癌症王国——等待他的必然的艰难和挫折，更有他必然的抗争、坚韧与跋涉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祖国东北莽莽苍苍、起伏连绵的长白山脉。

雪飘无声。

长路漫漫。

此刻啊，远去的一切正在向他走来——向他走来的一切正在远去。那是生命对岁月回眸间，看到的一串弯弯曲曲的坚实的脚印；那是人生与岁月较量中，留下的一抿微笑……



上
部

大山之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乾”、“坤”两卦的卦辞

大山的馈赠

1

这个长长的故事的开始也是一条风雪迷漫的长路。

从辽宁的宽甸到吉林的集安，一路的风餐露宿，无尽的乞讨流浪，瞎了一只眼睛的妈妈，流着人间最苦涩泪水的女儿，好不容易才在夹皮沟安顿下来。李永珍十一岁那年，村子染上了瘟疫，妈妈和妹妹都不幸撒手人寰。那个时候，爸爸漂泊在韩国给人家打工，只好由哥哥又将她带到集安县大路乡，十三岁以“二斗半苞米”的身价，进了从山东逃荒来到此地的贫穷的王家做了童养媳。四年后的农历腊月二十八，大雪封山的日子，十七岁的李永珍与二十三岁的王耀明结婚了。这是1942年。六年后，丈夫参军去了，扛着一挺机枪，随着四野从东北一直南下打到广东。年轻的妻子自然而然地挑起婆家一家人生活的重担，每天去山上放猪。

那时，他们家住在大路乡正义村最偏远的山沟里，周围就他们孤零零的一户人家。